

大公，天下為公

——《大公報》與孫中山

丘樹宏

泰山是我的骨架，
長城在你心中高聳。

你為推翻帝制日夜嘔心瀝血，
我為國家富強日夜敲響洪鐘；
我每一個版面都寫着振興中華，
你每一個日子都為了天下大同。

戰火中你是旗幟是民族英雄，
風雨裏我共赴國難呼喚彩虹；
伸張正義恪盡言責我民族氣節凜凜，
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你革命火種熊熊。

為了國家為了人民你心底無私奉獻一生，
忘己無私服務社會我與時俱進正氣當弘。
天地中日月婁銘記永恆的精神，
啊！大公，大公，天下為公！

磨洗存千古

原青銅器紋飾近似，結論是周朝以前的遺物。

粵東五華出土陶罐亦具等同的紋飾。從今天看，這種紋飾似是傳統夔（神魅，如龍一足，商周青銅器常見）紋飾的簡化體。附圖就是這種雙f紋陶片及墨拓本。

陳公哲來到香港後，全力投入考古活動及研究，在一九三八年他帶領家族成員及團隊沿海岸進行偵測及發掘，足跡達石澳、南丫島榕樹灣、洪聖爺灣、大嶼山東灣、龍鼓灘到沙洲等十七處，歷經八個月，收集有石器、陶器、銅器及玉器等，出土文物年代特徵有新石器時代石製用具的斧、珥、石鏃、陶碗及銅環等；商周年代的銅箭鏃、銅斧，秦漢時期鐵器、陶器及玉人俑、牙璋；唐代海馬葡萄紋飾銅鏡等近三百多件；在大嶼山沙崗背更發現回文石刻。他認這全是從內陸移居於此的人類遺跡。其詩文首四句：「石筍矗東灣，沉沙考玦環，蘊藏多寶器，攻錯借他山」，表達了考察成果的喜悅。其後繼續推廣精武活動奔波於內地、港澳之間，在一九六一年因心臟病發病逝於香港。

芬戴禮神父發掘出土的一部分當年送往英國，包括一把戰國時代的青銅短劍存放在大英博物館，但未聞有任何處理；陳公哲發掘所得曾經於一九四〇年在香港大學展出，惜在日治時期流失，不知所終。其餘存的存放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（即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前身）內，多年後移交香港政府古物古蹟辦事處管存，曾作出展覽。

香港出土的陶器及古物遺址多分布在海邊，亦有部分於內陸，學者推斷為早年漁民交替使用的地點，亦留下居住；香港佛堂門有摩崖刻石的鳥形圖案，鳥解讀為風神，正是以捕魚為生的沿海漁民崇拜對象。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，這批出土陶器、陶片上的紋飾與珠江沿岸出土的器紋相同，與當地同屬一個文化源流，推算同屬古越族的一支。

六十年代始香港才有較組織性的考古活動，包括在一九五三年成立香港大學地質及考古學社、一九五六年轉型為香港大學考古隊、一九六七年由學者組織成立的香港考古學會。香港政府於一九七一年才訂立法例進行考古及古蹟的管理。

自新石器時代遺跡發現以來，不少摺合文獻記載的歷代遺跡在香港陸續發現，包括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深水埗李鄭屋東漢墓出土隨葬的陶屋，與一九八九年東莞及一九九〇年虎門先後發現的東漢墓隨葬的

「忘己之為大」、「無私之謂公」，遂成「大公」；大公者，天下為公也。

「忘己之為大」，
「無私之謂公」，
大公，你的初心，
大公，我的初衷。
大道之行也，
天下為公。

黃河是我的血液，
長江在你心中奔湧；

「磨洗存千古」

是霍元甲弟子、亦精武門創辦人之一陳公哲記述在香港考古的成果，寫下詩文其中一句；原詩刻在大嶼山東灣石壁上，

全文是「石筍矗東灣，沉沙考玦環，蘊藏多寶氣，攻錯借他山，磨洗存千古，謳吟到百蠻，前朝空悵望，提筆莽蒼間。」

陳公哲是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在珠江流域、粵東地區及香港歷史溯源、個人興趣引發的考古發掘者。同期幾年間亦有幾位外籍學者、神職人員進行探古發掘，他們分別在香港不同海灣包括南丫島（當年稱柏遼洲）榕樹灣、馬灣及粵東等地進行考古發掘。

陳公哲早年就讀上海復旦大學，精攝影，集作家、書法家、武術家於一身；他在一九一〇年在上海成立精武體育會，與盧煒昌、陳鐵生、姚蟾伯合稱精武四傑，他泛通文史地理知識，外語流利，經常追隨霍元甲做翻譯，兩人關係亦師亦友，霍師病逝後繼承及弘揚精武精神，更以其攝影技巧，拍攝精武會的活動及訓練的紀錄片，孫中山先生曾任該會名譽會長，並題辭「尚武精神」。陳公哲在一九二七年放棄公務生涯，之後來到香港，在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成立了香港精武體育會。

陳公哲投入香港歷史及古物古蹟的考古行動，是受傳教士芬神父對香港人類遺跡研究影響。早年他在珠江及粵東地區展開考古發掘，當時另一位傳教士、語言學家及對考古研究有興趣的麥兆良神父踏上同一足跡，在廣東五華縣發掘出一件陶罐及一批出土文物，推算屬新石器時代遺物，麥神父將這些出土遺物，送往外國作科學年代鑒證，確定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物。

香港大學解剖學蕭思雅教授、韓義理醫生、曾在柏林及牛津大學修讀考古的香港大學地理系教授、耶穌會的芬戴禮神父等在三十年代開始在香港進行田野考古工作，最有代表性是南丫島南部的深灣，發掘出甚大量數的文物，以陶器碎片佔大多數，最具特色是陶器及陶片上的紋飾，除了有較普及的回紋外，有菱格紋及罕見的盤曲紋近似英文細草字母f的紋飾，由於多並排列，芬神父為之訂名Double F pattern雙f紋，認為這是較為獨特的紋飾，亦引當時漢學權威伯希和意見指與中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海》，金木水火土，各成世界，而一入「雨」部，古神州的天顏千變萬化，便悉在望中，美麗的霜雪雲霞，駭人的雷電霹靂，

上

一

周

陰

雨

連綿，

時而淅淅瀝瀝，時而滂滂沱沱，在如織的雨幕中，天地如洗，心情亦隨之變得一片濡濕。

汪國真在《雨的隨想》中寫道：無論什麼樣的故事，一逢上下雨便難忘。雨有一種神奇：它能瀟瀟成一種情調，浸潤成一種氛圍，鐫刻成一種記憶。曾經，雨之於我的詩詞印記，是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的詩情，是「秋陰不散霜飛晚，留得枯荷聽雨聲」的畫意。然則，疫情時代的雨，卻再無詩情畫意可言。舊年肆意揮灑的暴雨迄今記憶猶新，今年恣意連綿的陰雨又接踵而至。在一百零五年來最清涼的南粵初夏時節，時晴時雨，乍暖還寒……

詩人余光中在《聽聽那冷雨》中說：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。翻開一部《辭源》或《辭